

# 《呼啸山庄》的幽灵书写与创伤记忆

曾珂钰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2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18日

## 摘要

《呼啸山庄》中的幽灵意象在既有研究中多被纳入哥特文学传统加以考察。文章从创伤理论视角切入, 探讨幽灵书写与创伤记忆的内在关联, 依次从创伤的显形、滞留与传递三个层面展开分析。研究表明: 凯瑟琳鬼魂的显现体现了创伤“延迟性回返”的时间结构; 希斯克厉夫对丧失的拒认与心理封存构成幽灵滞留的深层机制; 第二代的脆弱和解揭示了创伤代际传递的复杂面向。结尾幽灵的持续徘徊表明, 创伤并未随叙事终结而消散, 而是以幽灵的形式持续存在。该研究旨在揭示哥特叙事与创伤话语的深层关联, 为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研究提供新的阐释路径。

## 关键词

《呼啸山庄》, 创伤记忆, 幽灵书写

# Spectral Writing and Traumatic Memory in *Wuthering Heights*

Keyu Ze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March 26, 2026; accepted: June 9, 2026; published: June 18, 2026

## Abstract

The spectral imagery in *Wuthering Heights* has predominantly been examined within the Gothic literary tradition in existing scholarship. Drawing on trauma theor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 between spectral writing and traumatic memory through three analytical dimensions: the manifestation, persistence, and transmission of trauma.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the apparition of Catherine's ghost embodies the temporal structure of traumatic "belated return"; that Heathcliff's disavowal of loss and psychic encryptment constitute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spectral persistence; and that the fragile reconciliation achieved by the second generation reveals the

complexity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uma transmission. The persistent haunting at the novel's conclusion suggests that trauma does not disappear with narrative closure but endures in spectral form. This study aims to illuminate the deep affinity between Gothic narrative and trauma discourse, thereby offering a new interpretiv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Victorian fiction.

## Keywords

*Wuthering Heights*, Traumatic Memory, Spectral Writing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呼啸山庄》是艾米莉·勃朗特出版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作品以约克郡荒原为背景，讲述了呼啸山庄与画眉山庄两个家族之间跨越两代人的爱恨纠葛。小说问世之初因其阴郁诡谲的氛围与激烈暴戾的情感而备受争议，却在 20 世纪逐渐被奉为英国文学经典。

在《呼啸山庄》的批评史中，幽灵意象的阐释经历了显著演变。哥特研究将幽灵置于超自然叙事传统中考察，强调其类型功能[1]；精神分析批评从无意识欲望切入，将幽灵解读为被压抑的原始本能[2]或自然的压抑与升华[3]；女性主义批评则视幽灵为维多利亚女性被压抑的愤怒与反抗的显形[4]。近年来，后殖民批评关注希斯克厉夫作为种族“他者”的幽灵化[5]，生态批评则将荒原幽灵与自然的非人力量相联系[6]。然而，这些研究更关注“幽灵象征什么”，而非“幽灵为何存在、为何滞留、为何传递”。本文将幽灵视为创伤记忆载体，追问其运作机制。

当代创伤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分析框架。卡鲁斯[7]揭示了创伤记忆以延迟方式强制性回返的时间结构；弗洛伊德[8]关于哀悼与忧郁的区分阐明了生者以病理性方式拒绝承认丧失的机制；亚伯拉罕与托洛克[9]的“墓穴”理论则揭示了被拒绝哀悼的客体如何以幽灵形式持续纠缠生者。本研究发现，凯瑟琳的鬼魂是创伤“延迟性回返”的象征性显形；希斯克厉夫的忧郁症式执念与心理“墓穴”的建构构成幽灵滞留的深层根源；而第二代关系中的妥协与代价，揭示了创伤既可能被打破、亦可能以记忆的形式持续存留的双重命运。

本文所用“幽灵书写”指小说中与幽灵相关的叙事元素总和，强调通过幽灵的反复呈现，将无法言说的创伤经验转化为可感知的叙事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希斯克厉夫与凯瑟琳的关系超越心理学的“爱”，更接近本体论的“同一性”。这种极端化设定使创伤理论的基本预设显得悖论重重，也揭示了艾米莉·勃朗特的文学想象力为我们理解创伤提供了理论尚未充分概念化的经验维度。

## 2. 创伤的闯入：洛克乌噩梦中的“延迟性”显形

在《呼啸山庄》的叙事结构中，洛克乌的噩梦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这一发生于小说开篇的闹鬼场景，不仅奠定了整部作品的阴郁基调，更以惊人的密度浓缩了创伤记忆的核心特征。凯瑟琳的鬼魂并非凭空显现，而是在特定的触发机制下，以“延迟性回返”的方式强行闯入当下。

### 2.1. 迟到的呼喊：卡鲁斯视域下的“二十年”

洛克乌的噩梦发生于他借宿呼啸山庄的第一个夜晚。在被安排于凯瑟琳曾经居住的房间后，他无意

间翻阅了窗台上刻满的文字与凯瑟琳的旧日记。正是在这一阅读行为之后，噩梦降临。梦中，一只冰冷的手穿过窗户攥住了他的手腕，一个声音在黑暗中哭喊：“放我进去——放我进去！”当洛克乌惊恐地询问来者身份时，那声音回答道：“凯瑟琳·林登……我回家来了，我在荒原上迷了路！”而最令人震惊的是随后的那句话：“二十年了，我是漂泊了二十年的孤苦孩子”[10]。二十年这一时间跨度并非随意之笔，它精确地指向了创伤记忆的核心特征——延迟性。凯瑟琳死于约1784年，而洛克乌的噩梦发生于1801年，两者之间恰好相隔近二十年。为何鬼魂不在凯瑟琳死后立即显形，而要等待如此漫长的岁月？卡鲁斯的创伤理论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解释框架。卡鲁斯指出：

就总体定义来看，创伤被描述为对某个或某一系列始料不及或巨大暴力事件的反应，这些事件发生之时未有充分理解，但是过后在闪回、梦魇和其他重复性现象中不断余烬复起。创伤经验因此超越了相关受难主体的心理维度，它意味着一个悖论：暴力事件当时所见却一无所知，而矛盾的是，它马上就变身为了延迟的形式[7]。

换言之，创伤的本质特征在于其“延迟性”(belatedness)，即创伤不是一次性的打击，而是一种持续的事后效应：它总是迟到地抵达，在主体毫无防备之时强行闯入。凯瑟琳生前所经历的创伤——身份的撕裂、与希斯克厉夫的分隔、被迫嫁入画眉山庄——在当时并未被充分言说和消化。这些未被整合的经验在她死后并未消失，而是以“幽灵”这一字面化形式，在二十年后重新浮现。鬼魂的徘徊正是创伤潜伏期的隐喻：它始终在场，却迟迟未能进入意识的门槛；直到洛克乌阅读了凯瑟琳的日记，创伤记忆才以不可抗拒的方式闯入当下。因此，凯瑟琳的鬼魂并非简单的空间占据者，而是时间的错乱者。“二十年”的徘徊揭示了创伤记忆的延迟结构，它拒绝被遗忘，拒绝被埋葬，总是在事后以强制性的方式要求被看见、被聆听。

## 2.2. 边界的暴力：作为“不被承认的经验”的鬼魂

噩梦的“延迟”揭示了创伤的时间结构，洛克乌对鬼魂的反应则揭示了创伤的不可控性与传染性。面对那只攥住他手腕的冰冷小手，洛克乌的反应令人震惊，他“将她的手腕卡在破碎的窗玻璃上，来来回回地拉扯，直到血流如注，浸湿了床单”[10]。这一暴力行为与洛克乌此前文雅拘谨的绅士形象形成了剧烈的反差，暴露出创伤闯入时所激发的原始恐惧与防御性攻击。值得注意的是，洛克乌是一个彻底的局外人。他来自南方，与呼啸山庄的历史毫无瓜葛，既不认识凯瑟琳，也不了解她与希斯克厉夫的往事。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与创伤事件毫无关联的旁观者，却成为了鬼魂显形的对象。这一情节设置深刻地揭示了创伤的“传染性”。创伤记忆不仅属于当事人，它还会溢出到旁观者身上，强迫他们成为见证者。

卡鲁斯将创伤称为“不被承认的经验”(unclaimed experience)，意指创伤既属于受创者，又超出其掌控：它无法被完全占有或整合，因而也无法被彻底放下。凯瑟琳的鬼魂正是这种“不被承认的经验”的象征，它不属于任何人，却又纠缠着所有人。鬼魂选择向洛克乌这个陌生人显形，并非偶然，而恰恰说明了创伤对见证的迫切需求，它要求被聆听，即使聆听者并不理解它的来源。洛克乌的暴力反应，则是对这种强制性闯入的防御。他用碎玻璃磨擦鬼魂的手腕，试图驱逐这个不请自来的入侵者，这一行为隐喻着主体对他者创伤的拒绝与恐惧。然而，尽管他最终惊醒，并试图用理性否认这一经历的真实性，但噩梦已经发生，创伤已经“传染”。正是这个噩梦，促使他向奈莉追问呼啸山庄的历史，从而开启了整个创伤叙事的讲述。在这个意义上，洛克乌虽然拒绝了鬼魂的进入，却终究成为了创伤记忆的接收者与传递者。

但作为传递者，他的叙述本身又带来了新的问题。从叙事学的角度看，洛克乌是一个典型的“不可靠叙述者”。他是外来者，对呼啸山庄的历史一无所知；他在噩梦发生前刚刚阅读了凯瑟琳的日记碎片，这些碎片可能已经预先塑造了他对幽灵的想象；更重要的是，他在叙述中反复表现出对荒原生活的不适

应与对当地人的文化偏见。但这种叙事的不确定性并不否定幽灵的真实性，恰恰使得幽灵更加真实，因为创伤本身就是“不可靠的”，它无法被固定为单一的、权威的叙述。更重要的是，洛克乌的噩梦并非孤立事件。希斯克厉夫对鬼魂的召唤、结尾牧童的目击，都指向同一个幽灵的存在。这种跨越不同叙述者的反复显形，证明幽灵不仅仅是洛克乌个人的幻觉，而是呼啸山庄这一空间中持续存在的创伤印记。

### 2.3. 名字的重写：身份认同的创伤性分裂

在噩梦发生之前，洛克乌还注意到了一个重要细节：窗台上刻满了字迹，“不过，各种大小不同的字体，写的都是同一个人名——凯瑟琳·恩肖，时不时地变成凯瑟琳·希斯克厉夫，然后又是凯瑟琳·林登”[10]。这三个名字的反复刻写，构成了一幅身份焦虑的图景：凯瑟琳·恩肖是她作为恩肖家女儿的本名，凯瑟琳·希斯克厉夫是她在幻想中与希斯克厉夫结合后的名字，凯瑟琳·林登则是她嫁入画眉山庄后的身份。三个名字代表三种可能的人生，而凯瑟琳始终无法从中做出选择，或者说，无法将它们整合为统一的自我。这种身份的分裂正是凯瑟琳核心创伤的来源。凯瑟琳对奈莉说：“我就是希斯克厉夫”[10]！有学者指出，这句话是凯瑟琳“在林顿世界中向过去的回望”[11]。然而，这并未阻止凯瑟琳选择嫁给埃德加·林登。她对奈莉解释说，嫁给希斯克厉夫会“贬低”她，而嫁给林登可以帮助希斯克厉夫提升地位[10]。这一决定将她置于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之中。她的灵魂属于希斯克厉夫，她的身体却属于林登；她渴望自然与激情，却不得不服从社会礼法与阶级规范。这种撕裂在她死后并未终结。窗台上的名字变体是未被整合的自我的物质铭刻，而幽灵的徘徊则是这种分裂的延续。凯瑟琳的鬼魂自称“凯瑟琳·林登”，却又说自己要回家，但她的家究竟是画眉山庄还是呼啸山庄？这一含混本身就说明，她的身份认同至死未能确定，她的创伤至死未能修复。正因如此，她无法安息，只能在荒原上永远徘徊。名字的重写因此具有了双重意涵：它既是凯瑟琳生前身份焦虑的症状，也是她死后幽灵徘徊的预兆。那些刻在窗台上的字迹，仿佛是一份未完成的遗嘱，记录着一个无法整合的自我、一段无法言说的创伤。当洛克乌在烛光下辨认这些模糊的字迹时，他无意间触发了创伤记忆的回返。正是阅读行为激活了潜藏的幽灵，使得二十年的徘徊终于找到了显形的出口。

## 3. 拒绝哀悼：希斯克厉夫的忧郁症与幽灵召唤

本章聚焦希斯克厉夫在凯瑟琳死后的心理状态。借助弗洛伊德的“哀悼与忧郁”及亚伯拉罕与托洛克的“墓穴”理论，本章论证幽灵存在不仅因死者回来，更因生者不放手。希斯克厉夫以忧郁症式执念拒绝哀悼，将凯瑟琳封存于内心“墓穴”，使她既无法死去，也无法安息。

### 3.1. 哀悼的失败：希斯克厉夫对丧失的否认

凯瑟琳死于1784年春天，死因是分娩后的极度虚弱，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她长期处于身份撕裂与情感煎熬之中。当希斯克厉夫得知这一消息时，他的反应令人震惊。他并未流露出悲伤或哀痛，而是发出了一连串近乎诅咒的呼喊：

但愿她在痛苦折磨中醒来……凯瑟琳·恩肖，只要我还活着，希望你不得安息！你说我害死了你——那你的魂灵就来纠缠我吧！被害死的人肯定会纠缠凶手，我相信——我知道各路鬼魂一直在人间游荡。永远跟我在一起吧——怎样的形体都可以——让我疯掉吧！只要别把我丢进这道深渊，我在这里寻不见你呀[10]！

这段独白的核心不仅是悲伤，还是愤怒与召唤。希斯克厉夫对凯瑟琳的第一反应是诅咒她“不得安息”，紧接着又恳求她以鬼魂的形式“纠缠”他。他宁可被逼疯，也不愿被“丢进”找不到她的地方。这种既诅咒又召唤、既愤怒又依恋的矛盾的情感结构，恰恰揭示了弗洛伊德所描述的忧郁症心理机制。弗

洛伊德区分了“哀悼”与“忧郁”：前者是逐渐接受丧失的正常反应；后者则表现为极度沮丧、自我贬损，拒绝承认丧失[8]。将这一理论框架运用于希斯克厉夫，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拒绝进入哀悼程序的第一步——承认丧失。他的诅咒并非真正的恶意，而是一种否认策略。他不允许凯瑟琳真正死去，因为她的死亡意味着他的世界的崩塌。通过召唤鬼魂、请求纠缠，他试图维持与凯瑟琳的联结，哪怕这种联结以疯狂为代价。他说“别把我丢进这道深渊”，这个“深渊”正是没有凯瑟琳的世界，一个他无法接受、也拒绝进入的世界。因此，希斯克厉夫对凯瑟琳之死的反应是典型的忧郁症表现。幽灵之所以存在，首先是因为生者不允许死者离去。正是这种病理性的执念，为凯瑟琳的幽灵提供了持存的心理基础。

### 3.2. 心理的墓穴：将死者“活埋”于内心

希斯克厉夫对凯瑟琳的存留方式揭示了更深层的心理机制。亚伯拉罕与托洛克区分了两种内化机制：正常的“内摄”是将失去的客体转化为记忆，完成哀悼；病理性的“吞并”则是拒绝消化丧失，将客体原封不动地“吞入”内心，在心理中建造封闭的“墓穴”。客体既未真正死去，也未真正活着，它被“活埋”于主体内心深处[9]。这一理论框架为理解希斯克厉夫与凯瑟琳的关系提供了精准的阐释工具。回到小说第九章凯瑟琳对奈莉的著名自白，我们看到了一种超越普通爱情的身份融合：“奈莉，我就是希斯克厉夫——他永远，永远在我心里——不是要让我开心，就像我并非总能让自己开心那样——而是，作为我自身的存在”[10]……这段话揭示了两入之间自我边界的模糊。凯瑟琳并非将希斯克厉夫视为外在的爱恋对象，而是将他视为自身存在的一部分。这种融合是双向的。如果凯瑟琳是希斯克厉夫，那么希斯克厉夫也是凯瑟琳。正因如此，凯瑟琳的死亡对希斯克厉夫而言，不是失去一个人，而是失去自我的一部分，甚至是失去自我本身。这种融合式的关系使得正常的哀悼变得不可能。人如何哀悼自己？人如何埋葬自身的一部分？希斯克厉夫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他通过“吞并”机制，将凯瑟琳原封不动地封存于内心的墓穴之中。十八年里，希斯克厉夫从未再爱过任何人。他的复仇计划、对两座庄园的占有、对第二代的控制，都是为了维持与死去的凯瑟琳的联结。凯瑟琳被“活埋”于希斯克厉夫的内心。心理墓穴既保护又囚禁着她，使其无法安息。

### 3.3. 掘墓与追寻：从心理墓穴到物理墓穴

希斯克厉夫在凯瑟琳死后十八年挖开了她的坟墓。在第二十九章中，他向奈莉坦白了这一行为：

我要告诉你我昨天做了什么！我找到教堂司事，他正在给林登挖墓，我让他把她棺盖上的泥土铲干净，然后打开了它。当我再次看见她面容的时候……还是她的模样……我把棺材的侧板敲松了一块，再重新掩埋好——不是林登的那半边……我贿赂了司事，让他等我以后在那边落葬时，再给它单独拉走，把我的尸身也抽出来[10]。

这段话有几个值得注意的要点。首先，希斯克厉夫在凯瑟琳死后十八年仍然去挖掘她的坟墓，这表明他的执念从未随时间消退。其次，他打开棺材侧板、为自己死后与她合葬做准备，这是一种对死亡的主动规划。他的生命从凯瑟琳死后就指向一个目标，即在死亡中与她重逢。然后，他对林登的排斥表明他从未接受凯瑟琳的婚姻，他要在死后将她从林登身边夺回。这一掘墓行为是心理墓穴的物理外化。希斯克厉夫十八年来一直在内心封存着凯瑟琳，现在他试图打开物理的坟墓，仿佛通过这一行为可以证实她的存在、触碰她的面容、实现某种跨越死亡的接触。“还是她的模样”，这句话透露出一种近乎狂喜的确认，在他的心理墓穴中保存了十八年的客体，终于在物理世界中获得了印证。然而，这一行为也暴露了墓穴无法永远封闭的事实。亚伯拉罕与托洛克指出，墓穴中的幽灵有时会“回来纠缠守墓人，向他发出奇怪而不可理解的信号，使他做出怪异的行为，或使他经历意想不到的感觉”[9]。希斯克厉夫的掘墓行为正可以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得到理解。墓穴中的幽灵纠缠着他，驱使他做出常人无法理解的怪异举动，

在凯瑟琳死后十八年挖开她的坟墓，打开棺材凝视她的面容。他无法仅仅在心理中保存凯瑟琳，他必须触碰真实的遗体，必须在物理世界中确认她的存在。这正是墓穴中的幽灵向“守墓人”发出的一种超越理性、却又无法抗拒的召唤。在小说的最后几章中，这种被幽灵纠缠的状态达到了顶点。第三十四章描述了希斯克厉夫临终前的状态：他停止进食，一脸“极其兴奋，欣喜若狂的样子”[10]，仿佛看见了只有他能看见的东西。他对奈莉说：“我已经看见了我的天堂”[10]。这句话揭示了希斯克厉夫全部生命的指向。十八年来，他一直在等待幽灵的真正显现的这一刻，等待着与凯瑟琳的最终重逢。当奈莉发现他的尸体时，他“仰面朝天地躺着……目光犀利又凶狠……然而他似乎在微笑”[10]。死亡对他而言不是悲剧，而是期待已久的实现。

#### 4. 创伤的传递与耗散：代际视角下的结局重读

创伤的影响并未止于第一代。希斯克厉夫在凯瑟琳死后的十八年里，将自己的痛苦系统性地投射到下一代身上，试图通过控制哈瑞顿与小凯瑟琳的命运来重演当年的创伤。本章将从代际传递的视角审视这一过程，探讨“强迫重复”的失败、第二代和解的代价与不确定性，以及结局中幽灵归宿的含混性。

##### 4.1. 强迫性重复的失败：希斯克厉夫的复仇实验

弗洛伊德指出，创伤主体会不自觉地重复创伤情境，试图掌控当年无法掌控的经验。然而，重复本身并不能改变创伤的性质，主体往往陷入恶性循环[12]。希斯克厉夫对第二代的控制正是“强迫重复”的典型表现。他要让哈瑞顿经历自己当年所经历的一切，让小凯瑟琳重蹈她母亲的命运。

辛德利在老恩肖先生死后将希斯克厉夫贬为仆人，剥夺了他受教育的权利，使他沦为粗野的劳工。希斯克厉夫在取得呼啸山庄的控制权后，对哈瑞顿施加了同样的待遇。他让这个本应继承庄园的少爷变成目不识丁的仆人，让他在粗俗与无知中成长。在第三十三章中，他向奈莉坦白：“哈瑞顿的面貌仿佛是我青春生命的化身……他跟凯瑟琳惊人地相似，这种联系太可怕了……整个世界就是一部可怕的备忘录合集，提醒我她确实存在过，提醒我已经失去了她”[10]！这段话揭示了强迫性重复的内在矛盾。希斯克厉夫试图通过控制哈瑞顿的命运来掌控自己当年的屈辱，但这种重复并未带来满足，反而使他不得不一次次面对痛苦的记忆。小凯瑟琳的命运同样被纳入这场重演。希斯克厉夫强迫她嫁给自己病弱的儿子小林登，使她被困于呼啸山庄，失去自由与财产。这一安排与凯瑟琳当年被困于不幸婚姻的处境形成对照。

然而，这场复仇实验最终失败了。第二代产生了超出希斯克厉夫预期的情感联结。小凯瑟琳开始教哈瑞顿读书，两人在共同学习中建立了理解与信任。这种情感联结打破了希斯克厉夫精心设计的重复模式。哈瑞顿并没有像当年的希斯克厉夫那样被仇恨吞噬，小凯瑟琳也没有像她母亲那样在身份撕裂中走向毁灭。希斯克厉夫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第三十三章中说：“我已经丧失了眼看他们毁灭的乐趣，我已经懒到什么都不想毁灭的地步”[10]。复仇的动力正在消退，不是因为复仇已经完成，而是因为重复的机制已经失效。第二代拒绝按照他设定的剧本行事，他们正在书写自己的故事。

##### 4.2. 脆弱的和解：未尽的创伤

希斯克厉夫的复仇是创伤的“展演”(Acting out)，第二代的关系看似打破了这一循环，但这种打破建立在对创伤的回避与压抑之上[13]。小凯瑟琳与哈瑞顿没有继承父辈那种毁灭性的、绝对的激情，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可被社会接纳的、温和的爱情。小凯瑟琳教哈瑞顿读书，表面上恢复了他被剥夺的尊严，实则也是一种改造。哈瑞顿必须放弃其粗野的阶级特质，才能配得上与小凯瑟琳的结合。阅读既是解放的工具，也是塑造的手段。第二代的联结建立在一方向另一方的标准靠拢之上，而非第一代那种超越社

会礼法的本体论同一性。

从空间来看，哈瑞顿将与小凯瑟琳搬往画眉山庄，呼啸山庄这一粗犷激情的空间将被遗弃。希斯克厉夫与凯瑟琳的悲剧在于他们拒绝向社会秩序妥协，而第二代的成功在于他们接受了那个导致第一代悲剧的社会秩序。凯瑟琳曾宣称自己就是希斯克厉夫，这种同一性超越了个体边界；而小凯瑟琳与哈瑞顿则是两个独立个体的联结，他们可以相爱，但不会因分离而毁灭。艾米莉·勃朗特对第二代的书写或许并非单纯的乐观，而是一种讽刺。所谓的“幸福结局”实则是对第一代所坚持之物的背叛。同时，这种和解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凯瑟琳当年也选择了嫁给林顿，试图通过婚姻同时拥有激情与地位，最终却走向毁灭。哈瑞顿与小凯瑟琳是否会重蹈覆辙？小说没有回答这一点，这种沉默本身就是对“幸福结局”的质疑。第二代的和解并非创伤的彻底消解，而是一种脆弱的、有条件的、充满妥协的暂时性平衡。

### 4.3. 剩余的幽灵：含混的结局

《呼啸山庄》的结局并非简单的大团圆。在小凯瑟琳与哈瑞顿的和解之外，幽灵的持续徘徊或许正是对这种虚假和解的无声控诉。在第三十四章中，奈莉转述了一个牧童的目击：“希斯克厉夫跟一个女人，那边厢儿，奏在断崖底下待着”[10]……这一细节暗示，尽管希斯克厉夫已经死去，尽管呼啸山庄即将被遗弃，但幽灵并未消散。希斯克厉夫与凯瑟琳，或者说是他们的幽灵，仍然在荒原上徘徊。这一意象与小说开头洛克乌的噩梦形成呼应。凯瑟琳的鬼魂在开篇呼喊“放我进去”，在结尾却仍然在外面游荡。二十年的漂泊似乎并未终结，只是换了一种形式。

小说的最后一段是洛克乌在三处墓碑前的沉思：“我在这温良的苍穹下，围绕着墓碑徘徊良久……我不知道究竟还有谁会想象那一方安宁土地的长眠者正在不安中安息”[10]。这段话的语气是平静的，甚至带有某种田园诗般的宁谧。洛克乌似乎选择相信死者已经安息，创伤已经终结。然而，他的话是以疑问句呈现的，而非是肯定的陈述，因为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幽灵是否已经安息？创伤是否已经终结？叙述者并未给出确定的答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小说的结局呈现了一种含混的状态。在现实层面，小凯瑟琳与哈瑞顿和解，即将结婚，画眉山庄将迎来新的生活，秩序得到恢复。在象征层面，幽灵在荒原上徘徊，牧童的目击暗示着过去从未真正过去，创伤的剩余仍然存在。这种双重结构拒绝提供一个完满的闭合。艾米莉·勃朗特没有让幽灵彻底消失，也没有让创伤被彻底遗忘。即使第二代走出了阴影，即使生活在继续，那些死去的人、那些未被言说的痛苦、那些未完成的哀悼，仍然会以某种形式存留。幽灵是“历史记忆”的隐喻，它不会因为生者的遗忘而消失，它要求被记住，即使这种记忆是以徘徊与不安的形式呈现。

## 5. 结语

本文以幽灵书写为线索，重新审视了《呼啸山庄》中生者与死者之间未尽的纠葛。研究表明，弥漫于小说中的幽灵并非哥特传统的点缀，而是承载着无法言说的丧失、无法完成的告别与无法放下的执念。凯瑟琳的鬼魂之所以在二十年后才显形，希斯克厉夫之所以至死仍在追寻亡者的踪迹，第二代之所以被迫卷入父辈的恩怨，皆因创伤拒绝被埋葬，它总会以某种形式重返，向生者发出聆听与见证的要求。在小说的结尾，秩序的恢复与幽灵的徘徊并存，这呈现出对历史与记忆之关系的复杂思考：过去不会因遗忘而消失，死者不会因沉默而安息。在呼啸山庄的荒原上，风声从未停歇，幽灵从未远去。

## 参考文献

- [1] Botting, F. (1996) *Gothic*. Routledge.
- [2] Van Ghent, D. (1953) *The English Novel: Form and Function*. Rinehart.

- [3] Homans, M. (1978) Repression and Sublimation of Nature in *Wuthering Heights*. *PMLA/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93**, 9-19. <https://doi.org/10.2307/461816>
- [4] 桑德拉·吉尔伯特, 苏珊·古芭. 阁楼上的疯女人: 女性作家与 19 世纪文学想象[M]. 杨莉馨,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 [5] Meyer, S. (1996) *Imperialism at Home: Race and Victorian Women's Fict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515/9781501742675>
- [6] Gezari, J. (2007) *Last Things: Emily Brontë's Poem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7] Caruth, C. (1996)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8] Freud, S. (2005) *On Murder, 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Translated by Whiteside, S.). Penguin Books Ltd.
- [9] Abraham, N. and Torok, M. (1994) *The Shell and the Kernel: Renewals of Psychoanalysis* (Translated by Rand, N.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0] 艾米莉·勃朗特. 呼啸山庄[M]. 李晖,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2.
- [11] 马坤. 自我的认同与回归——再读《呼啸山庄》[J]. *外国文学研究*, 2003(3): 34-37, 170-171.
- [12] Freud, S. (1961)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Translated by Strachey, J.). W. W. Norton & Company.
- [13] LaCapra, D. (2014)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56021/9781421414003>